

## 現代漢語中使用詞尾「性」的問題

何萬貫\*

漢語是不斷發展的，「性」詞尾的出現和發展便是這種發展的一個體現。2006年6月出版的第78期《中國語文通訊》裏，刊載了老志鈞《新興詞尾「性」在現代中文的使用——評析濫用現象》一文(以下簡稱「該文」)。該文(老志鈞，2006)建議要糾正詞尾「性」濫用的現象，這是積極的；但對何者為正常使用、何者為濫用，文中所作分析卻有些偏頗之處。因此，筆者寫作此文，也來談一談有關問題。為了論述方便，本文將引用該文中所引的例子以作分析。

### 一·劃清正確與錯誤的界限

在弄清何者為「性」詞尾濫用現象之前，首先要劃清正確與錯誤的界限。從文章中對大量例子所作的分析來看，該文並沒有劃清這一界限。這可以從兩個方面去看。

一是把正確的看成錯誤的。

1995年10月7日《澳門日報》第28版的一篇文章有這樣的一句：「大量一次性生活用品棄置後，對環境污染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影響。」該文認為，在這個句子中用上「一次性」這樣的詞是錯誤的，這是「『性』的濫用，有時更產生歧義，成為笑柄」，說甚麼不少人讀到這個句子準會「噴飯捧腹，啼笑皆非」。因此，他建議把「性」字刪除，說成「一次使用生活用品」。在這裏，該文把正確的當作錯誤的了。首先，「一次性」的意思很清晰。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(2005)的解釋，「性」作為後綴，「加在名詞、動詞或形容詞之後構成抽象名詞或屬性詞，表示事物的某種性質或性能」。例如，「一次性」便是一個在句子中充當形容詞的屬性詞，表示「只一次的；不須或不做第二次的」的意思。人家說「一次性生活用品」，用「一次性」去修飾「生活用品」，意思就很明確，讀者一看，就知道所指的「生活用品」是只使用一次的，不會使用第二次。假若如該文所指刪去「性」，那「一次生活用品」的說法反而不通，有語病。「一次性」刪掉了「性」字，它就不是一個充當形容詞的屬性詞，而是一個數量詞。作為數量詞的「一

---

\*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。

次」，如果用來修飾「生活用品」，便犯了搭配不當的毛病。其次，該文說「一次性生活用品」有時會「產生歧義，成為笑柄」。所謂的歧義源於「性」。讀「一次性生活用品」時可有兩種停頓方式，一是「一次性/生活用品」，理解為「一次性的生活用品」；二是「一次/性生活/用品」，理解為「一次的性生活的用品」。大概就由於這第二種讀法，「性生活」一詞便讓一些人有誤解。該文之所以認為不少人會「噴飯捧腹」，大概也是這個原因。其實，「一次性」是個使用頻率很高的詞語，大家一看到它，就知道它是甚麼意思，而不會把它拆為「一次」和「性」兩部分去理解。正如在理解「一次性紙杯」、「一次性筷子」等等時不會有誤會一樣，也不會對「一次性生活用品」產生誤解。另外，如果懂得聯繫上下文去理解「一次性生活用品」，就更不可能把這個短語理解成另一種意思了。

該文中引了《國際視野看香港文化》(2003年3月9日《亞洲週刊》，第17卷第10期)的一句：「以世界性的視野，返顧浸淫其中的城市文化。」同時，他寫下了案語：「『世界性的視野』不見得比『世界視野』更有意義，也不見得特別悅耳動聽，顯然『性』是個贅語。」真是贅語嗎？不見得。「世界」可以理解為地球上所有的地方，「世界性的視野」便是「看遍地球上所有地方的眼界」的意思，套入句子中，可以理解為「以看遍了世界的眼界，返顧浸淫其中的城市文化」。當然，人們都對「世界性」有一定的認識了，因而可以顧名思義，不用像剛才那樣逐層去理解甚麼叫「世界」，甚麼叫「世界性」，整個句子又如何去理解。相反，對「世界視野」，人們或許不明所以，因為它跟「世界銀行」、「世界市場」、「世界種」不同。由此可見，就那個句子來說，在「世界」後面加上「性」是有必要的。在這裏，該文又把正確的看作錯誤的了。

在《現代漢語詞典》(第5版)裏，有「戲劇性」這一詞條，解釋為「事物所具有的像戲劇情節那樣曲折、突如其來或激動人心的性質」，是一個名詞。一部權威的詞典對「戲劇性」進行了解釋，可見它是規範漢語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，在聽、說、讀、寫等語文活動中使用並沒有問題。可是，該文並不同意。魯迅《南腔北調集》中有一句話：「我並不是說，『女士』們都得在繡房裏關起來；我不過說，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槍，是富於戲劇性的而已」。該文認為，若然把最後一個分句改為「真是變化太大的事」「就切當得多」。「或許魯迅用的是『戲劇』古義——『開玩笑』、『可笑』。只是這古義已不用多時，況且『開玩笑』、『可笑』又有何『性質』可言？魯迅要表示『開玩笑』、『可笑』之意，那就直接說為『……雄兵而密斯托槍，真是開玩笑(或可笑)的事』」他說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「富於戲劇性」跟「變化太大」和「開玩笑」的含義完全不同。魯迅的本意本來是很清楚的，這樣一改動，就完全曲解了魯迅的本意。

二是把錯誤的看成正確的。

「語文有普通性，有個別性。普通性來自沿襲傳統，個別性起於作者的創造」(朱光潛，《文學與語文》)。該文認為，在上述句子中，「普通性」和「個別性」用得好。事實卻又是怎樣的呢？大家知道，「普通性」和「特殊性」，這不但是一組哲學上的常用詞語，而且在其他領域也經常會用到。所謂「普通性」，是指存在面很廣泛，具有共同性。比如說，「物質不會消滅，只會轉化，這是一個具普遍性的規律」。也就是說，世界上所有的物質都不會消滅，只會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。氧氣燃燒，不是「燒」掉了，而是在燃燒的過程中跟碳結合，轉化成二氧化碳等等。一頭動物死了，也不等於消滅了，而是轉化成別的東西。如此等等，這叫普通性。所謂「特殊性」，是指不同於同類的事物或一般情況的性質。水、酒精、汽油等都屬於液態的物質，是「同類事物」。但水的沸點是 $100^{\circ}\text{C}$ ，酒精、汽油等各有自己的沸點，在這一方面，水具有自己的「特殊性」。而「普通性」呢？乍一看來，有點像「普通性」，其實不盡然。普通，特點是「平常」，這跟「存在面很廣泛，具有共同性」，意思並不一樣。因為平常的東西不一定「存在面很廣泛」，更不指「具有共同性」。「普通性」的概念很清晰；「普通性」指的是甚麼，似乎比較模糊。至於「個別性」比起「特殊性」來，概念也不夠明確。「個別」是指單個、各個；極少數，少有。我們說水的沸點是 $100^{\circ}\text{C}$ ，這個特殊性不是單個的，也不是極少數的，因為不論河水、井水、湖水，都是如此，不過它們比起別的液態物質「特殊」而已。我們說，從事某種工作(比如科學研究)且有所建樹的人，其性格都有其特殊性(比如不屈不撓的精神)，不是個別人有這種特殊性，也不是極少數人具有這種特殊性，而是整個群體的人都有這種特殊性。如果只有單個的人具有某種性格，我們稱之為「個性」，一般也不叫這個人「性格有個別性」。我們說「個別性」意思不大明確，也就是這個原因。總之，「普通性」、「個別性」的提法概念不大清晰、不大明確，不適宜使用。可是，該文卻認為，「普通性」、「個別性」的提法使句子顯得「簡潔清晰」，並大加讚揚。這一點，值得商榷。

「最近的研究表明，機能性文盲的情況正在發展」(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，1983年10月14日)。該文認為，「機能性」這個詞的使用「實在有其需要」，還說甚麼「這是個學術用語，是指對機械器材的結構、性能、操作等，一竅不通，仿如不識字的文盲」。其實，「機能」是指細胞組織或器官等的作用和活動能力(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，2005)，跟「機械器材的結構、性能、操作等」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。所以，「機能性」是個生造詞語，概念不清晰，不宜使用。

「能了解他人言語內容意義的能力稱之為接受性語言。能以口語表達訊息，讓他人了解的能力稱之為表達性語言」(許碧勳《幼兒融合教育》)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這是兩個不通的句子，因為「能力」不能稱之為「語言」。語言是人類表達和交流思想的工具，說「表達性語言」，似有畫蛇添足的味道，但看來不難理解；然而說有「接受性」的語言，就有點令人費解了。「接受性語言」是怎麼樣的？恐怕誰也說不清楚。事實上，現代規範漢語中有「認受性」之類的提法，並無「接受性」的提法。可是該文卻認為，這樣的提法符合「好懂、簡潔、必須」的原則，這多多少少會令人感到莫名其妙。

對於怎樣使用詞尾「性」是正確的，怎樣使用是錯誤的，該文在談到「性」的使用原則時引用了一些學者的話來說明。「我認為這類抽象名詞(按：指以『性』為詞尾這一類)的『漢化』應有幾個條件：一是好懂，二是簡潔，三是必須」(余光中，1986)。何偉傑(1989)指出：「我們無意一概反對『性』的應用，關鍵在於：要用得切合需要，要有內涵，切合場合，切合體裁，否則，就不宜多用。有很多時候，我們看到不少含後綴『性』的詞語也有『即興湊合』的痕跡，不過，它們的含意超出字面的意義，有內涵，尤其是用於議論文、應用文等專門的場合、學術的場合，就不令人生厭。」「有三重標準：好懂一是新詞是否使要表達的概念更加準確清楚。需要二是新詞是否使語法更加靈活，切合各種語用需要。簡潔三是語言的經濟規律，即新詞是否比舊的表達法更經濟：用更少的語詞表達同樣的意思」(李劍雄，1999)。要把詞尾「性」用得好些，這些學者的主張無疑是對的，但上述原則並不適於作為劃清正確與錯誤的根據。

筆者認為，最基本的劃清正確與錯誤使用詞尾「性」的標準有兩個。一是有關帶後綴「性」的詞語所表達的概念要清晰，詞義不含糊。前面講到的「世界性」、「戲劇性」、「一次性」，就屬於這種情況。相反，「普通性」、「機能性」、「接受性」這些詞語概念不清晰，詞義含糊，讓人難以理解其意思。何者使用正確，何者使用錯誤，不難分辨。二是帶「性」的詞語用於句子中，有關句子必須通順，所表達的句義要清晰。要弄清詞尾「性」使用是否正確，似乎應該用這些基本標準。只要符合上述兩個標準，就是正確使用的帶「性」的詞語。至於有關詞語使用得好不好，是不是必須，那是更高層次的問題。而且，甚麼才是好，甚麼才是不好，見仁見智，各人的看法不同。

## 二·弄清錯用跟濫用的區別

一般來說，錯用與通常指的濫用是有區別的：濫用是指生造一些「性」字詞隨處使用；錯用通常是指有關「性」字詞是正確的，只是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句子中，亦即是錯用到某些句子中，這叫語誤。學生常常有錯用某些詞語的情況出現。他們詞語運用得不正確，老師通常不會指責他們，說他們濫用有關詞語。至於有關詞語正確，有關句子也正確，那就更不能給扣上濫用的帽子了。

回頭看看該文的文章，會發現文中所指的濫用的例子中有不少是屬於錯用的，有一些連誤用也說不上。例如：

「我不是一個積極性很高的人」(《連鎖反應》，《澳門日報》2005年10月1日)。該文認為，這個句子屬於「性」濫用。其實，這個句子並沒有甚麼毛病。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(2005)給「積極性」作了注釋：「進取向上、努力工作的思想和表現。」「積極性」這個詞本來是沒有問題的，用到上面那個句子中也沒有問題。「我不是一個積極性很高的人」，就是指「我」不是一個進取向上、努力工作的人。其實，「積極性」這個詞我們平時經常都會使用到。經常使用，不等於濫用。比如，「老師因材施教，很好地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。」既然「積極性」詞義清晰，用「調動」跟「積極性」搭配沒有問題，句義也清晰，那樣說能夠反映出「老師因材施教」的結果：學生更有進取心、更努力學習。試問，這樣使用「性」尾詞有甚麼不好呢？

「女子遭丈夫揮鎚傷頭，導致永久性失去工作能力」(《澳門日報》，1999年6月27日)。該文認為，這個句子濫用「性」尾詞，「文意含糊不清」。事實上，說那女子「永久性失去工作能力」，就是說她的工作能力再也不能恢復了，句義是很清晰的。在這句子中，「永久性」，「性」字似有些多餘，但並非到了該文所說的「駢指贅瘡，須割之然後快」的程度。首先必須指出，「永久性」是個概念清晰的詞。比如，「他是香港的永久性居民。」香港居民有分永久性和非永久性的。說一個人是香港的永久性居民，就是說這個人永遠是這個地方的合法居民，如果他不移民的話。「永久性」還可以用到其他句子中，只要用得恰當就可以了。

「不少教師都說新課程的教學難掌握，對它的可行性不寄以厚望」(李家樹，《香港語文教學策略》)。該文認為這是個「性」尾詞濫用的例子，不該用「可行性」這個詞。這一點，筆者也是不認同。所謂「可行性」，是指方案、計劃等所具備的可以實施的特性(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，2005)。可見，「可行性」不是一個生造出來的詞，不屬於對「性」濫用的詞。譬如說，「大家正在探

討這個計劃的可行性」，意思是說，大家正在討論這個計劃是否可以實施。前面所述的句子，它的毛病不在於「可行性」這個詞的使用，而在於「它」所指的對象不明確。可改為：「不少教師都說新課程的教學方法難以掌握，對全面推行這種課程的可行性不寄以厚望。」該文說，最好把「可行性」改為「可否推行」，似乎大可不必。

類似以上的例子還有不少，這裏不再一一列舉。我列舉這些例子旨在說明，把一些正確的帶詞尾「性」的詞使用得有些不當，或者使用得恰當、只是句子有其他毛病的現象統統指為濫用，這是不應該的。跟區分正確和錯誤一樣，區分誤用和濫用同樣重要。區分誤用和濫用的界限的好處在於：肯定「性」尾詞的價值，正確掌握使用方法，而不會令人們在使用這類詞的過程中縮手縮腳。

### 三·怎樣看待「性」詞尾的發展和運用

漢語是不斷發展的，「性」詞尾的出現和發展便是這種發展的一個體現。對這個過程中出現的「性」尾詞，大概可以採取「取其對的」和「棄其錯的」的態度。

「性」尾詞的出現已經很多年，但其「地位」近年來才得到肯定。一些權威的工具書，如在1996年7月修訂的第3版、2000年12月印刷的《現代漢語詞典》中，「性」還沒有以「後綴」的身分出現。拿第5版的《現代漢語詞典》跟第3版一對照，就會發現第3版第3項的注釋「在思想、感情等方面的表現」改作了第5版第3項的注釋「後綴，加在名詞、動詞或形容詞之後構成抽象名詞或屬性詞，表示事物的某種性質或性能」。由第3版的「沒有」到第5版的「有」，足見「性」作為詞尾的功能已得到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的確認。這些年來，在實踐中出現了許多優秀的以「性」為詞尾的詞語。這些詞語已逐漸被吸收到規範漢語中來，成為規範漢語的一部分。現在，諸如「一次性」、「可塑性」、「戲劇性」等等被收進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等權威工具書中，便是一個最好的證明。「可讀性」、「可行性」等也是優秀的詞語，它們也已一一收錄到第5版的《現代漢語詞典》中，而第3版是沒有收錄這些詞語的。《現代漢語詞典》懂得「取其對的」，其他工具書有沒有這樣做呢？答案應該是肯定的。

詞尾「性」的發展，「對的」出現了，「錯的」也會伴隨而來。所以，我們要懂得「棄其錯的」。就是說，一些文字不通、含意模糊的帶詞尾「性」的詞語，也就是糟粕，隨著時間的推移理應逐漸被淘汰。那麼，有哪些這類詞語應該淘汰掉呢？如「常民性」、「平實性」、「普通性」、「機能性」、「接受性」等等就有



可能淘汰掉。因為甚麼叫「常民性」？甚麼叫「平實性」？甚麼叫「機能性」？其詞義似不大清晰。我們不要因為要淘汰它們而覺得可惜，須知道，只有更多地「棄其錯的」，才能營造出一個良好的規範漢語的使用環境。

為了使「性」尾詞更好地發揮作用，對詞尾「性」的運用，我們應該遵守以下兩個使用原則。

一是不可胡亂地使用。眾所周知，在今天，帶詞尾「性」的詞語林林總總。當中，有一部分是規範的、通用的；有一部分是「新造」的。對於規範的、通用的，要運用當然不成問題，而那些「新造詞」則要慎重地對待。見到這樣的「新造詞」，要先分析一下其詞義是否清晰，然後決定是否採用，千萬不要不加分析地跟著使用，以至以訛傳訛。

一是不可過度地使用。寫文章的時候，往往比較忌諱同一個詞語在同一句話裏出現兩次，甚至是在相鄰的幾句話裏重複使用，也不那麼好。帶後綴「性」的詞語也是如此。因為，這類詞語只不過是漢語十分豐富的詞彙中的一種，除了這一種，還有許多同義詞、近義詞供選擇。在寫作過程中，要使自己作品的語言豐富多彩，就要善於運用各種形式的詞語，不可「偏用」其中的一種(何萬貫，2009)。

對帶後綴「性」的詞語，一方面要取其對的、棄其錯的，一方面在運用的過程中要慎重。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，都是為了更好地發揮「性」尾詞的作用，從而更好地豐富漢語的內涵。

#### 參考書目

1.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(2005)：《現代漢語詞典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2. 何偉傑(1989)：《譯學新論》，臺北：書林出版有限公司。P206。
3. 李劍雄(1999)：《港式翻譯疑難解說》，香港：明窗出版社。P131。
4. 老志鈞(2006)：〈新興詞尾「性」在現代中文的使用——評析濫用現象〉，《中國語文通訊》，6月，第78期。
5. 余光中(1986)：《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》，臺北：純文學出版社。P145。
6. 何萬貫(2009)：《中學生組詞能力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。

